

# 推窗见花开

□刘学成

搬到这栋老居民楼已近半月,日子总像蒙着一层薄灰。楼道里的声控灯时好时坏,厨房的抽油烟机偶尔会发出沉闷的嗡鸣,就连窗外的天空似乎都比其他地方矮了几分。我总想着等忙完这阵儿,就去买些绿植装点房间,可转眼又是深夜,第二天醒来依旧是匆匆洗漱、赶去上班的节奏。

这天清晨,我难得醒得早,窗外的天刚泛出浅蓝。我习惯性地伸手推开阳台窗户,目光往下扫时,忽然顿住——小区里一处不起眼的角落竟藏着一个热闹的“小花园”,各色花朵在晨光里舒展身姿,仿佛突然撞进眼里的小惊喜。

于是,我探出头来仔细观察,只见十几盆花草摆放得错落有致:月季仍在绽放,虽不如春夏时那般繁茂,但枝头那几朵倔强的粉色花儿在秋日的微风里轻轻颤动,边缘那层淡淡的红晕恰似被秋阳吻过;绿萝依旧绿意盎然,顺着木架肆意攀爬,垂下来的藤蔓像是绿色的瀑布;最引人注目的,当数那几盆虎刺梅,深绿色的茎干上带着细密的小刺,却一

点不显得凌厉,顶端缀着一簇簇红艳艳的花朵,红得像一束束火苗,又仿佛晚霞坠落凡间。

此时,一位老者正蹲在月季旁,穿着洁净的衣服,袖口往上卷着。他手里拿着小铲子,小心翼翼地给花盆松土,动作慢而稳,每一下都像是在跟花草低语。松完土,他又从旁边的水桶里舀出清水,手腕微倾,水流顺着花叶间的缝隙渗进土里。

吃过早饭,我特意绕到楼下,老者正坐在竹椅上休息。“大爷,您这花养得真好,早晨在楼上一眼就瞧见了,太好看了。”我笑着开口说道。他抬起头,眼角的皱纹挤成两道弯:“你是新搬来的吧?这些花我养了五六年了。每天看看花,松松土,日子就觉得充实。花草也是有灵性的,你好好待它们,它们就长得精神。”说着,他指了指那盆玫瑰,“这花比较娇气,浇水得瞅准时机,不能太勤,也不能太少,跟照顾小孩似的。但它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气息,花朵开了一茬再开一茬。生活和养花一样,只要把眼前的事儿做好,一切就有盼头。”

跟老者道别后,我慢慢走回楼上。打开家门的瞬间,突然觉得屋里格外暗淡——窗帘拉得严严实实,书桌上堆着没整理的书籍,沙发上搭着昨天换下的外套。之前总觉得是房子老旧才让人压抑,此刻才明白,是我自己把生活过得太“挤”了,挤得没心思看一眼窗外的花,没精力把房间收拾得亮堂些。我总想着等以后换个更大的房子,去远方看更美的花海,却忘了美好从来不是等出来的,而是藏在当下的每一处细节里。

随后的日子里,我每天早上都会推开窗户,看看楼下的花草,也买了两盆花草放在阳台上,学着老者的样子,偶尔给它们浇浇水、松松土。房间也在收拾妥当后渐渐亮堂起来,心情也舒展开来。原来很多时候,我们不是找不到美好,而是忘了停下脚步,推开那扇“窗”——美好从不在远方的花海,而在眼前的一缕风、一朵花间,在我们愿意用心对待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。

(作者:沧州市运河区居民)

## 针线里的光阴

□鹿宇鑫

我家的衣柜最底层压着一个蓝布包袱,边角已磨得发毛,里面裹着外婆的针线筐。每次换季翻找衣物,指尖触碰到那粗糙的藤编纹路的瞬间,时光便悄然退回到老院的葡萄架下。

外婆的筐是个“百宝箱”。褪色的竹编筐里,银针用细线捆成一束,针鼻儿磨得发亮;各色棉线绕在硬纸卡上,宛如一圈圈凝固的彩虹;还有几枚顶针,最大的那枚内侧刻着模糊的“福”字,是外公年轻时为她打造的。我总爱蹲在她脚边,看她戴着老花镜,指尖捏着银针在布面上穿梭,银线游走,转眼间就把碎布片拼成了菱形的椅垫,或是给我的棉袄缀上一朵歪脑袋的梅花。

最难忘那些雨天,雨点敲打着葡萄的叶子,溅起细碎的水雾。外婆坐在窗边的竹椅上,我趴在她膝头,看她给我补磨破的书包带。她的手指有些变形,指关节处结着浅褐色的茧,穿针时要先将线头在嘴唇边抿湿,然后对着光眯起眼,试两三次方能穿过针鼻。“慢工出细活。”她总这么说,说话时指尖不停,针脚细密得像天上的星星。补好后,她会在接口处缝上一个小小的“十”字,说这样更结实,能再用两年。后来我才知道,那些“十”字针脚里,藏着她怕我弄坏东西,又舍不得我受委屈的心思。

外婆走的那天,母亲整理遗物,把这筐箩递给我

时红了眼:“你外婆总说,等你有了孩子,她要给娃缝虎头鞋。”我摩挲着那枚顶针,回忆起前年冬夜,外婆在灯下为我织围巾,织着织着便入了梦,银针从指间滑落,在毛线团上扎出个小洞。那时她的手已抖得厉害,却仍固执地要织完:“外面卖的围巾,哪及自己织的暖。”

如今,我也学着外婆的样子缝补衣物,却总也缝不出那样整齐的针脚。上次给女儿缝破了的玩偶,穿针时忽然想起外婆抿线头的模样,眼泪“啪嗒”掉在布面上。女儿指着我缝歪的线问:“妈妈,为什么你的针脚不漂亮呀?”我将她搂入怀中,指着衣柜里的蓝布包袱道:“因为最会缝针线的外婆,去天上给星星缝衣裳啦。”前几日整理筐箩,竟从底层摸出个小小的布偶,是我儿时的旧棉袄布料做的,眼睛是两颗黑色的纽扣,嘴角缝得有些歪,却透着笨拙的可爱。布偶背后,赫然是小小的“十”字针脚。阳光透过纱窗落在上面,棉线泛着浅黄的光,像外婆当年看我的眼神,温暖得能把时光都焐软。

原来,有些思念从不用刻意提起,它藏在针线的纹路里,躲在顶针的刻痕中,在某个寻常的午后,随着一阵熟悉的布料香气,轻轻漫过心头。就像外婆从未走远,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把温暖缝进了我往后的每一段光阴里。

(作者:廊坊市广阳区居民)

## 冬瓜里藏着岁月滋味

□张晓杰

从我有记忆开始,母亲总在院子的角落种上冬瓜。

春天挖几个坑,撒下种子,没几天就冒出嫩绿的小苗。母亲在旁边搭个简单的架子,以便冬瓜藤能顺着往上爬。冬瓜好侍弄,不娇气,只要底肥足,给足水和阳光,它便铆足了劲儿地长。

夏天时,藤上挂满了翠绿的冬瓜叶,开着淡黄色的花,引来蜜蜂围着转。用不了多久,就能看见小冬瓜挂在了藤上,毛茸茸的,随着冬瓜一天天长大,青绿色的外皮慢慢覆上了一层细细的白霜。

秋风起时,藤上挂满了又粗又长的冬瓜,最大的有十多斤重。天冷前,父亲会小心地将冬瓜从藤上剪下,绝不能碰破那层天然的保护膜。它们被一个个搬进地窖,整齐地码放好,便能安然陪我们度过整个冬天。可我一直不喜欢吃冬瓜。

人的口味,真的会随着岁月增长而悄然改变。我的胃,在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后,开始向往一种温和的抚慰。于是,我渐渐喜欢上了之前从不碰的冬瓜。

最先让我对冬瓜改观的,是火锅里那片浸满浓汤的冬瓜片。将冬瓜切成稍厚的片,放入翻腾的汤锅中,看它由雪白渐渐变得透明,吸满了汤底中牛羊肉的精华与醇厚。捞起它,在蘸料里轻轻一滚,送入口中,牙齿轻轻一咬,鲜美的汁水便瞬间迸发,热意与鲜香一同滑入喉中,那份酣畅淋漓,有着其他食材无法带来的满足。

母亲做的冬瓜丸子汤,更是我最爱的家常味。母亲先将五花肉剁成泥,加入葱姜末、盐和少许酱油,然后顺时针搅拌,直到肉馅富有弹性;然后将冬瓜去皮去瓢,切成不规则的滚刀块。铁锅烧热,倒入少许油,油温升高,加入葱花、蒜末爆香,然后将冬瓜块倒入,“刺啦”一声,热气与香气一同升腾,快速翻炒几下,待冬瓜边缘微微焦黄,加入一大壶滚烫的开水;等水在锅中重新沸腾起来,母亲左手端着肉馅,右手拿个小勺,往锅里团丸子,待丸子一个个浮起,冬瓜也变得晶莹剔透时,撒点盐调味,再抓一把翠绿的香菜末放进去,点几滴香油,便可出锅了。

往碗里倒两勺醋,再撒半勺胡椒粉,搅一搅,汤就变得酸酸辣辣的了。丸子咬开,满是肉汁,冬瓜吸饱了汤的滋味,软嫩得入口即化。每次我都能连汤带菜吃两大碗,直到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,一天的疲惫仿佛都被这碗汤治愈了,浑身舒坦。

爱人最爱做的是辣炒冬瓜片,这做法讲究快火急炒。将冬瓜切成薄片,热锅凉油,投入几个干辣椒炸香,撒一把葱花,紧接着将冬瓜片倒入锅中,大火快速翻炒。冬瓜片遇热迅速变软,边缘微微透明,恰到好处地吸收了辣椒的鲜辣和焦香,加点盐和少许生抽调味,滴入香油,再翻炒几下就能出锅装盘。这样炒的冬瓜,吃起来脆嫩爽口,还带点微微的辣,搭配米饭再合适不过了。

如今,冬瓜于我,早已超越了食材本身,成了深秋时节一抹最踏实的暖意。这口冬瓜的香,不仅停留在了我的舌尖上,更印在了心里面。原来人真正长大后,才能更懂得欣赏这种朴素的滋味,更真切地体会到平凡生活里的幸福。

(作者:承德市双滦区居民)

## 温暖的陪伴

□高慧琳

国庆假期的首日,我跟儿子龙宝两个人花了半天时间,将专门为母亲租的房子打扫出了大致模样。自从女儿九月份升入小学以来,母亲便忧心忡忡:担心我的女儿早晨吃不上可口的早餐,担心我每天下班后做饭太晚,担心爸爸出差没人接送她上学……女儿从出生到上完幼儿园,一直跟着我的母亲生活。母亲一边照顾重病在床的父亲,一边帮我带女儿。母亲所做的一切,无非是为了让我能够安心工作。

今年夏天,我时常跟母亲说:“等九月份小小(我的女儿)上了小学,你就自由了。”母亲却不以为然,让我们帮她在女儿就读的小学附近租一套房子,以便继续帮我带女儿。实则,让母亲一人独居,我也当真放心不下,毕竟她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。

卫生搞完了,晚餐却还没有着落。龙宝提议全家出去吃饭,让姥姥也放松一下。父亲患病十三年,母亲悉心照顾父亲,全然失去了自我。我挚爱的父亲于两年前的初冬永远离开了我们,母亲却由于过度劳累,双膝半月板出现了问题。素来泼辣能干的母

亲,如今居然连轻松走路都成了奢望,每走一步都会伴随膝盖的剧烈疼痛,沉重而艰难。

爱人去开车,我和龙宝左右在侧,搀扶母亲出门下电梯。单元门口的几级台阶,对母亲来说,却难以跨越。到了酒店,看到进店的十多级台阶,母亲再次感叹。餐桌上,母亲絮絮地回忆起我曾带着父亲和母亲一起出去吃饭的情景,一切仿佛就在昨日。不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啊,竟成了母亲一生的记忆,弥足珍贵。记得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带着父亲母亲以及龙宝去吃西式快餐,居然是在父亲生病之后。一个普通的夏日,餐厅里冷气开得十足,我将外套脱下,搭在父亲腿上,以免他病痛中的双腿再次受凉,父亲用他不甚灵活的右手捧着汉堡费力啃食。

其实,母亲的心思我一直都明白,她想要的绝非令人垂涎的美味佳肴,而是平淡却温暖的陪伴。在这世上,除去陪伴,我又能给予母亲什么呢?在回家的路上,车窗外万家灯火,零星飘落的雨滴,将夜色衬托得愈加美丽。我对母亲说:“等搬家完毕,一切稳妥,咱们就去做半月板手术。”母亲轻声回应,叹息了一番。

(作者:石家庄市裕华区居民)

记录城市生活, 品味人间真情, 欢迎本地作者投稿,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: yzwbsbj@126.com。